

宋萬

「錯過了就錯過了。」她嘆息。

手機螢幕亮著，對話紀錄停在兩年前，那個接近夏天的日子。

她還記得他的眉，很黑很濃，是她喜歡的樣子；她記得他的眼睛，長而翹的睫毛，乾淨柔軟的目光使她淪陷；記得他白皙的皮膚，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半透明的樣子，像要擁抱她的天使；手臂的線條、回頭時的角度、咧開嘴角時露出的虎牙、萬年不變的灰色棉褲、社群軟體綠色的背影大頭貼，每一樣都使她想念。

「我後悔了。」她呢喃。

儘管那是炎熱夏天仍睡著的時節，春花開了、萬物復甦，這樣好的氛圍仍鼓譟著全身細胞，大喊著「愛吧！沉淪吧！放肆地狂歡吧！」，於是休眠的心臟開始跳動了。宋萬忘了是什麼時候發現的，自己開始在意那個男孩，眼光追隨他、笑是因為他、開始裝模作樣、狀似無意地談起他，既期待四眼相對又擔心自己會耽溺在他太過溫柔的眼。「他和那些男生不一樣。」看著四周的吵雜，她想「他既細心又體貼，溫柔又禮貌，真好。」

兩人相識於一場競賽。

「我是林嚙，雙木林，嚙語的嚙。」宋萬還記得他說出這話時的表情，大方的動作下藏著羞澀。林嚙是她朋友的同學，一開始宋萬只覺得他人不錯，個性好，長得合眼，時間久了，她發現林嚙的眼睛能裝下在他面前小小矮矮的她，笑的時候眉眼彎彎，眼底清澈得能讓她看到也彎著眼的自己；不笑的時候兩眼深邃了起來，但眼中點點星光依舊在，像仲夏的夜空，偶爾出現在宋萬夢中。

她忍不住的在社群媒體上找他。以競賽之名，在十句中參雜三句閒話，進行著身家調查。或許林嚙也有了心思，於是競賽漸漸退出對話框，剩下一些似有若無的曖昧和試探。

春日將盡之時，宋萬冷靜的評斷了他們的諜對諜，找來了甲樺。

「客觀的說，林囂好像不排斥我」宋萬深吸了一口氣「或者，更狂妄的說法，林囂好像也喜歡我。」

對視三秒，甲樺發出了高頻的笑聲，戳破宋萬偽裝出的冷靜。「喜歡就上啊。」甲樺直白的開門見山，臉上是藏不住的八卦和好奇，作為兩人的共同好友，他是第一個看出了些什麼的人。「你們挺配的，我認真的。現在女生追求男生也不是怪事，喜歡就去吧。」

宋萬用力推了推他肩膀，下巴抵在膝蓋上「我可害羞了，你是知道的呀……」

「唉妳不上到時候別人該捷足先登了！」

「我……我也不是十足的把握呀！」

看著臉已紅透的好友，甲樺難得認真。「我告訴妳宋萬，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以我看，甚至不需要東風，拿個手持電風扇吹個幾秒，整個赤壁都能燒得火紅。」

宋萬茫然的抬起頭，「東風是我？」

「反正去就對了。」

她不知道甲樺怎麼如此自信，也不知道自己後來到底做了什麼，待到深夜躺在床上翻來覆去閉不上眼，才大夢初醒似的，坐起身，翻出手機，點進聊天室，狂喜的摀住了嘴。

「妳確定了我才有勇氣繼續，那是告白嗎？」

「大概是吧。」

「等我一下。」

時間滑過午夜。

「我也喜歡妳，宋萬，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宋萬回到了床上，嘴角還是噙著笑，更加睡不著了。「一切都太夢幻了。」她閉上了眼，身邊有風輕拂，操場的陽光灑上嫩草閃閃發亮，林囂迎著朝光，眼中有她。清風沾上林囂帶著的味道，宋萬問過，那是洗衣精的味，跟他一樣明亮、乾淨又清爽。幸福包裹著宋萬，一切屬於少女的美好綻放在那晚的夢中。

後來呢？

宋萬睜開了眼，想到後來她傳給甲樺的訊息。

「我好像沒有那麼喜歡他。」

「什麼意思？」

間隔了五天。

「字面上的意思。還有，我覺得他太好了。」

「妳什麼意思？」

打了又刪，刪了又打。

「我以為我很喜歡他，不可否認我真的挺喜歡他的，但是走在一起的感覺很奇怪，說不上來。我不敢靠近又不想遠離，怕他碰到卻又希望他能伸手過來。我怕他心中想著宋萬太胖了，怕真的牽手他會覺得宋萬手太粗了，吃東西怕吃太多他會認定宋萬是吃胖的。你知道，林囂那麼好，站在他身旁太難了，我沒有心大到體認不出這些的。這太奇怪了，我很喜歡他，但我沒辦法肯定他有喜歡我喜歡到能忽略這些東西，我身上醜陋的地方。」

宋萬終究沒送出這些。她沒有勇氣，她感覺自己像個人口販子，哄騙到手再賤價販售。

動手的那天，她在手機這頭用盡畢生力氣，將林囂推於千里之外。宋萬記不清林囂的反應了，她在道別之後收回了所有訊息、封鎖了林囂的社群帳號，決心封存僅維持兩個月的夢。她開始慶幸學校的大，從前她總抱怨教室離大門太過遙遠，現在廣大的校地卻保證她不會在轉角遇上他而偽裝破功。是的，她還是喜歡著他，但那不一樣了。

「甲樺，我好像太年輕了，我不知道那道牆是怎麼出現，何時出現，為何出現的。但那太痛苦了，一面沉浸在歡愉之中一面受著千刀萬剮的感覺。」兩年前的宋萬最後回了這些。

再後來，林囂用了另一個帳號傳了訊息過來。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但不要迴避我」

「好嗎？」

於是宋萬解了封鎖，回了話。

「我怕一看到就會想到你，抱歉。」

然後收回。

林藝又傳了訊息過來。

「別收回了。」

「記得早點睡。」

又再後來，一切回到原點後的後來，宋萬聽說林藝和學妹在一起了。

「自作自受。」她在心中對自己吼到「少裝可憐了。推開人家的是妳。」

她做不出電視劇女主角的柔弱，只好把嗚噎聲埋進手臂，蜷縮房間一隅。

「錯過了就錯過了。」茫然地喃喃自語。

手機螢幕亮著，對話紀錄停在兩年前，想抓住那個春的尾巴。

「我後悔了。」

沒能等宋萬放下，她忽然地被送去了瑞士。「出去看看世界。」她的父親是這麼說的。

飛機落地那一刻起，宋萬開始了生命中最充實忙碌的幾年。她上學、學滑雪、學德文法文、談過幾次戀愛、拿到了最高文憑、做了一些投資、收穫了足夠此生的金額、創立組織、開始提供偏鄉教育資源，最後在瑞士三角巧克力的那座巧克力山山腳下開了間美術工作室。

位在馬特洪峰下的小鎮策馬特，正方形的工作室有著三面能讓明亮陽光照入的大落地窗和白木頭色內裝，牆壁上掛滿各個時節不盡相同的巧克力山。正對著山景、陽光最充足處是宋萬的工作檯，只要抬頭便能看到工作室大門及不遠的山頭。大門左方掛著一幅巨大的畫，一個笑著的男孩佔滿畫面。

「老闆很想念他吧？」老奶奶看著那幅畫輕輕地說。

宋萬只是笑著，這對她而言太難回答了。

「見不到嗎？不能見嗎？」老奶奶的手蓋上宋萬的「每天每天的看著念著有什麼用呢？去見吧，可以的話。」

大門打開，風吹起老奶奶的白髮，不知向誰說：「馬特洪峰是該與愛人一起看的。」

回一趟臺灣嗎？宋萬猶豫的對著手機敲了幾下，卻又搖了搖頭，她已經在瑞士過了太久，怕是連四個聲調都說不好了。

甲樺

「喂，甲樺。」

「林藝？」

「對，是我，想問你問題。」

「難得你打電話過來，看來是挺重要的。說吧，有問必答的。」

「那我直說了……」

「喂？」甲樺等了一會兒，沒聽見聲音。

「宋萬她在瑞士嗎？」

林藝感覺到對面的人頓了許久，好像他揭露了什麼不得了的事。

「你怎麼忽然問起她了？」

「嗯……她有東西丟我這。」

「什麼東西能丟這麼久？宋萬估計也忘了，你直接丟了吧。」好似忽然想起了什麼，甲樺又道：「不然這樣，要給她的東西我幫你傳過去吧，也省得你多跑。」

「甲樺？」林藝的聲音帶著不滿。

「人家現在過得好好的怎麼你非得擾人清夢？」

「拜託，甲樺……」

「你……」

「PS5 你有了嗎？」

「哥，宋萬瑞士那邊的地址剛剛傳給您了，看看吧。」

「謝謝了。」

「沒事的哥，不是什麼難事。等您好消息！我先掛了啊！」

林藝

林藝上次來瑞士是為了辦公，來往只在公司和飯店兩點，任務達成後匆匆忙忙地走了。當時他還找著宋萬，還不知道她就在瑞士，也不知道她開了個工作室。當初宋萬走得急，得到消息還趕得上送她的只有甲樺，而林藝，根本沒有被通知，聽到消息時宋萬早入學了，也不知去的哪裡，他再沒見過她了。

走出蘇黎世機場，冷冽的空氣貼上毛孔，林藝打了個寒顫。他的時差還沒調，頭暈得厲害。機場至馬特洪峰下的小鎮策馬特，四個小時的車程，林藝睡不著。

近了反而手足無措。

「誠實坦白的說出來就好了。」甲樺在他出發前說了「她的心也沒那麼硬，你誠實些。我的感覺，她把你放在了一個和別人不同的位置，別人碰不到的位置，只有你能靠近那裡。」

宋萬

工作室開幕第一千天。宋萬笑了笑，達成某種里程碑使她快樂。

天氣正好，連被隨意潑灑在地的光都是絢爛綻放著的。宋萬坐到工作檯，今天

的任務是描繪第九百九十九張馬特洪峰的景。她放起 Julien Doré 的歌做為起手式，把自己和山峰一併留在畫布上。

「宋萬。」她聽到有個細微的聲音，一個她絕不可能認錯的聲音。

宋萬沒抬頭，她的畫還沒有完成。

「宋萬。」

腳步踏進工作室，她剛畫的線抖了一下。

「宋萬。」

那雙腳在她桌前停了下來，她不敢抬頭。

「看上哪幅畫可以自己拿。」她發現自己的聲音在抖。

那男人不說話，手輕輕按在宋萬假裝忙碌的手上。

「宋萬。」

他蹲了下來。

「我想妳。」

他看著她的眼睛，依舊清澈的眼眸看透了她的心。

「我剛剛知道的」他手指向門口左邊那幅畫然後笑了笑「妳也想我。」